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

前漢

第四冊

新學社

PDG

前漢十五

權算

口賦 更賦 算賦 戶賦 軍賦 給獻費 雜稅 租六畜

算管

算車船

擅鐵

權酷

算絡綫

昭帝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

如淳曰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八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漢書昭帝

紀

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漢書帝紀

宣帝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

漢書宣帝紀

元帝時貢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

始

漢書貢禹傳 通考

按算賦十五歲以上方出此口賦則十五歲以前未算時所賦也

按漢始有口賦然頗輕於後代至昭宣時又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算故其時膠東相王成遂僞增上流民自占八十萬餘口以蒙顯賞則以流徙者算數既除州郡無逋負之責可以容

僞故也

以上通考 戶口考

右口賦

漢氏常有更賦疲癯咸出

漢書賈貨志

昭帝元鳳四年詔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皆勿收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入皆當迭爲之一月一便是爲卒更也賈

者欲得願更錢次重者出錢贖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不可入人自行三日戍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

漢書昭通考

右更賦

漢四年初爲算賦

如淳曰漢鑰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

漢書高

出賦錢人百一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帝紀

漢書惠

孝惠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注云漢律人出一算賈人與奴婢倍算

帝紀

文帝民賦四十

常賦百二十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

漢書賈

漢書西

武帝下詔曰前有詔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

漢書武

元封元年行所巡至縣無出今年算

漢書武

帝紀

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

漢書宣

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一算減錢

三十也

漢書宣

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算

漢書貢禹傳

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注云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爲八十

按戶口之賦始於此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

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

貢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民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以上通考
戶口考

右算賦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一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漢書貨殖傳 通考

庶民農工商賈率一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卽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

按漢法有口賦有戶賦口賦則算賦是也戶賦見於史者惟此二條貨殖傳所言則是封君食邑戶所賦然則地土之不以封者縣官別賦之歟抑無此賦也庶民農工商賈以下似是百戶賦二十與上懸絕殊不可曉又謂之息二千豈官每戶貸以一文而萬戶取息二千乎當考
以上通考
戶口考

右戶賦

惠帝卽位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漢書惠帝紀 通考

右軍賦

管算服虔注云管萬錢算百二十七 漢書景帝紀後二年

右訾算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車

注云始稅商買車船令出算

漢書武帝紀

時公卿言異時算輜車有差請算如故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

師古曰比例也身為非吏之劍非為三老非為

北邊騎士而有輜車皆令出一算

商賈人船車二船算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

半畀之

漢書食貨志

通典通考並同

右算車船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漢書食貨志

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郡銅山招致天下亡命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漢書吳王濞傳

文帝後六年弛山澤

漢書文帝紀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少近古鹽鐵皆歸於民然後可善志也

漢書食貨志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東郭咸陽

孔僮為大農丞領鹽鐵事

以上元狩四年事

五年大農上鹽鐵丞孔僮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

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鐵官與牢盆

蘇林曰牢價值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滄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

牢盆鹽益也師古曰牢蘇說是

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

鐵器蠶鹽者鈇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鑄故

使屬在所縣使僮咸陽乘傳舉行天

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于九卿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少說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

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漢書食貨志

元鼎六年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鹽味苦器脆惡賈貴或彊令

民買之迺因孔僅言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費仰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適之漢書食貨志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

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顧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

誅其義有詔下將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

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

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賦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

東南近琅瑯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

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贖民器也今

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

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

偃自予必死而爲之即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誅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

下御史召偃卽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漢書終軍傳

元封元年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

各往徃置均輸鹽鐵官

漢書食貨志

昭帝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宏羊難以爲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漢書食貨志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召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毋與天下爭利御

史大夫宏羊以爲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

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

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

其斷辨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反諸正彬彬

然宏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

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

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

身而去彼哉彼說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同意苟合以說其

上斗筭之徒何足遇也

漢書車千秋贊

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其減天下鹽買

漢書宣帝紀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

漢書元帝紀

永光三年復鹽鐵官

食貨志云元帝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漢書元帝紀

成帝綏和二年賜翟方進冊曰百僚用度各有數君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云云

方進自殺

漢書翟方進傳

倚頓用鹽鐵起

漢書倚頓傳

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漢書貨殖傳

蜀卓氏用鐵冶富

漢書貨殖傳

程鄭亦冶鑄買麋結民富埒卓氏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漢書貨殖傳

宛孔氏鐵冶爲業大鼓鑄家致數千金

漢書貨殖傳

丙氏以鐵冶起富至鉅萬

漢書貨殖傳

鹽官凡二十八郡 河東安邑 太原晉陽 南郡巫 鉅鹿陽 勃海武 千乘 琅邪海曲 會稽

海鹽 犍爲南 蜀臨邛 益州連 巴駝 安定三水 北地居 上郡獨 西河富 朔方沃 五原

成宜 雁門樓煩沃陽 漁陽泉 隴西 遼西每 遼東 南海番禺 蒼梧高 東平 北海 東

萊曲城轍東牟
富利陽樂

鐵官凡四十郡 京兆鄭 左馮翊驪 右扶風漆 弘農宜陽 太原大 河東安邑絳縣
皮氏平陽 河

內應 河南 潁川城陽 汝南西 南陽宛 廬江皖 山陽 沛沛 魏武安 常山都 千乘郡

乘 齊臨 東萊東 東海下郡 濟南東平陵 泰山贏 臨淮鹽漬 桂陽 漢中陽 犍為

武陵 蜀臨 琅琊 漁陽漁 石北平夕 遼東郭平 隴西 膠東秩 魯 楚彭 廣陵 中

山北 東平 城陽莒 涿

引羊言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至或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倚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澤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膈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贈窮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眾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庶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民遠爭利務民之義利散而人怨止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不在胸膈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

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之死土也死土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賈路開則百姓贖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官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於人間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短長也商鞅峭七叫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狃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馬廷鸞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益其私也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煮之以權時取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治

鑄也與孔彘之法異矣

以上通考
鹽鐵考

右鹽鐵

文帝後元年詔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

與漢書文

帝紀

景帝紀三年夏旱禁酤酒漢書景

帝紀

後元年夏民得酤酒漢書景

帝紀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

漢書武

漢文帝卽位賜民酤五日酤布也王德布於天

下合聚飲食爲酤

漢興有酒酤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昭帝元始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乃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

顏氏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武帝時賦斂煩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

公非劉氏曰罷酤占租賣酒錢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卽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爾王子侯表旁况侯殷坐貨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

馬廷寶曰按租字古時恐以爲錢貨所之名如食貨志賈誼諫去使天下公得雇租儲錢顏注

傭傭之直或租其本是

王莽篡漢始立法官自釀酒賣之

義和魯匡言山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唯酒酤乃獨未幹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
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時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

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勿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

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爲一均率開一廬以賣如高曰廬肆地臣瓚曰廬酒甕也師古曰廬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銀家

廬故取名耳釀五十釀爲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

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及糴藏

灰炭藏代反釀也給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

長叔臨蓄姓偉等姓姓名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

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蔡之長嘉會之好鐵用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

均賒貨百姓所取平印以給贈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

叩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故幹之每一幹爲設科條防禁犯

者罪至死姦吏滑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以上通考

右權酤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

李斐曰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師古漢書武帝紀

帝紀

公卿言異時算輜車賈人緡錢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貨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

瓚曰此緡錢爲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

如

日以手力所

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而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告者以其半畀之

漢書食貨志

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

漢書武帝紀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

放令相

楊可告緡偏天下中

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

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數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

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

漢書食貨志

楊可方受告緡義縱以爲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

史記義縱傳

元鼎四年令民得蓄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師古曰官得毋馬之息以給用

賅故除告緡之令也

漢書食貨志

馬廷鸞曰按告緡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武帝之聚歛正爲征伐計也得馬息遂不告緡此漢之

所以猶愈於秦也嘗觀文帝時緡令民實粟塞下便可以減田租武帝時緡令邊民畜馬取息便

可除告緡益一事輒有一事之益後世厲民之政一行則與國俱弊無可哀救雖復縣官百方措

置徒爲煩擾而於民間無分毫之益可歎也夫征榷考

右算緡錢

高帝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呈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漢書高帝紀 通考

右給獻費

武帝太初四年徙宏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漢書武帝紀

軍市租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 漢書馮唐傳 市籍租漢書何武傳 案稅漢書賈禹傳 海租歌壽昌白增海租三倍 漢書食貨

志 海稅注云海丞 漢書平帝紀

漢高祖時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各自爲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各

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庫也

文帝後六年弛山澤

章氏曰漢之山澤園池之稅本以給供養而少府掌之其後倣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

之所謂山林苑池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猶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而海丞注海丞主 果丞主 果

實二者皆少府屬官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則亦不盡屬之也惟文帝時起弛其賦而後世猶有增益其稅而

故爲六筭之令其增損行廢固有時耶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未足任宜如故上不聽

元帝元鳳元年令郡國無歛今年馬口錢徃時有馬口出歛錢今省武帝時租及六畜

王莽初設六筦之令諸采取名山澤泉物者稅之

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給數橫賦歛又一切稅吏民貲二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制古保養不許其死傷以予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以上通考征權考

右雜稅

武帝租及六畜漢書西域傳

翟方進請算馬牛羊張晏曰馬牛羊頭數出稅算十輪二十也漢書翟方進傳

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孀婦桑蠶織紉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

方伎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謁舍若今客館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

之而以其一爲貢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一切稅吏民貲三

十而取一通志食貨略

右租六畜

錢幣制錢禁附 白金皮幣 大司農錢
少府禁錢 水衡錢

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

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而難用更令民鑄英錢黃金一斤

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贏餘以稽市物痛騰躍米石至萬錢匹馬至百金

漢書食貨志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

應邵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更鑄英錢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漢書高后紀

六年行五分錢

即謂英錢

漢書高后紀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

壞四銖造此也重如其文

漢書武帝紀

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漢書武帝紀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元狩四年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

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磨錢質而取鉛

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其明年有

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奸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鉛

按本紀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

五銖錢今以食貨志考之乃罷三銖非罷半兩通鑿考異亦云紀誤

漢書食貨志

元鼎二年郡國鑄錢民多奸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應邵曰所謂子紺錢也一當五如直日以赤銅爲其郭

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

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爲之漢書食貨志

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漢書食貨志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漢書食貨志

元帝時賈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于農故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中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蠶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漢書貢禹傳及食貨志

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漢書師丹傳

文帝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使民放鑄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顧租謂雇傭之面或租其本然鑄錢

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

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

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穿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言死罪多今委積於下

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

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合滿平也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英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

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州縣不同也法錢不立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手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

則市肆異用錢又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耜治鎔吹炭姦

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慮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

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

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

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

七約雅堂藏板

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從

是時吳以諸侯積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賈山上書諫以爲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其後復禁鑄錢

景帝中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

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之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

石林葉氏曰漢書王嘉傳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一十五萬萬少府十八萬萬言其多

也以今計之纔八百三十萬貫耳不足以當椎貨務盛時一歲之入蓋漢時錢重而幣輕穀價甚

賤時至斛五錢

耿壽昌以穀賤傷農建
常平之議其年斛五錢

故嘉言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正使有千萬亦是今一萬

貫中下戶皆有之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俸六萬乃今六十貫御史大夫四萬而大將軍米月三百五十斛下至佐史秩百石猶月八斛有奇其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雖

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幣輕故米賤金多近世患國用不足以錢少故夾錫當十等交具卒未有補益錢之多寡係幣之輕重不在鼓鑄廣狹也

又曰如魏文侯相李悝言一夫治田百畝收粟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一夫五口八月食一石半百畝之入以其十五石爲稅九十石爲食餘四十五石石錢三十計錢千三百五十而社閭嘗

新春秋之祠只用錢三百而其餘錢以爲五口之衣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今只餘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則固不

嫌錢之少也然正使幣輕亦何至是蓋日用猶不滿一錢不知何以爲生

莽卽真以爲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小錢一十小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

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

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朱音殊提字音上支反他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

二品元龜岨冉長尺二寸也冉龜甲緣也岨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是爲大貝十朋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

六元龜十朋故二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候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

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

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

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

約雅堂藏板

布幼布么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白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錢布亦凡寶貨五物

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鍾錫許慎曰鍾銅屬也然則以鍾及雜銅而爲錢也鍾音連文賢周郭放漢五銖錢云

漱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

有者人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慣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挾五銖錢者爲惑眾

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賈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

庶人不敢稱數莽知民愁迺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遂廢莽天鳳元年復

中下金錢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其

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

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

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放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

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

沒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比音彌未反非沮寶貨民罷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眾又五

八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鑲傳送長安鍾官鑄錢鍾官注者愁苦死者十六七漢錢種用五銖自王莽改

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時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并天下

以上通考錢幣考

右錢制

武帝元狩中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治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贖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繪爲皮幣

按本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

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其後官鑄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

漢書食貨志

元鼎四年罷白金

漢書武帝紀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今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徐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劾之

時張湯用事帝與湯造白鹿皮幣以問大司農顏異對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皮薦反四

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湯奏異腹誹坐死

以上通考錢幣考

右白金皮幣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腐敗而不可食

按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

合漢書食

丞貨志

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大農佐賦

漢書食貨志

帝比歲擊胡大司農陳臧錢經用既竭不足以奉戰士乃令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漢書食貨志

元帝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

漢書王嘉傳

漢武庫兵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其養勞賜壹出少府

漢書母將隆傳

右大司農錢

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

按百官表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而以給共養

漢書食貨志

其養勞賜壹出少府

漢書母將隆傳

武帝出禁錢以振元元

漢書食貨志

西羌之師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

漢書賈捐之傳

元帝溫恭少欲少府錢十八萬萬

漢書王嘉傳

右少府禁錢

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繕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

漢書食貨志

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徒民起第宅

應劭曰水衡少府皆天子私藏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卽位爲異政也

紀宣帝

元帝温恭少欲水衡錢二十五萬萬

漢書王嘉傳

右水衡錢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二十四

前漢十六

平準

均輸平準 轉漕 荒政 振貸 常平倉 募民入粟

大農屬司官有均輸平準令丞

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所有輸於官皆令輸其地土所饒 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它處賣之輸者便而官有利也

漢書百官表

元狩中桑宏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漢連出兵三歲費皆仰大農大

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

漢書食貨志

元封元年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適請置大農部丞數

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

初宏羊為大農丞固已稍稍置均輸矣 今既領大農故遍行其法於郡國也

令遠方各以其物

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均輸在郡國各轉於京師者也 平準在京師總受天下之

轉輸也 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請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

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一歲之中

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漢書食貨志

昭帝時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

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

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眾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

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爲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爲虜所俘乃修鄣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蓄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財外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柁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氈裘兗豫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導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爲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穀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聞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緣蜀漢之布也亦人閒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

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罷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戰士或不得祿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賢聖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

馬廷鸞曰今按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也然農民耕鑿則不過能輸其所
有必商賈懋遷乃能致其所無今驅農民以效商賈則必釋其所有責其所無如賢良文學之說
矣太史公平準書云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疑未明班孟堅
採其語曰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作如異時三字是
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也東萊呂氏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義理所在當惟其明
白者取之是以通鑑取志語云

水心葉氏曰平準書直敘漢事明載聚斂之罪比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爲安甯變故質文不同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尙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尙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爲抑恐此意遷亦未知也

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莽有所興造必欲依古經文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卽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

樂語樂元語河開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諸侯之書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

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織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蠶桑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

居處所在爲區謁舍今客舍

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

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二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

司市嘗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他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
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無令折錢萬物昂貴過平一錢
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低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積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
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母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
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爲息者乃以
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
藝各自占所爲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爲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噫古
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妬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以上通考
市釋考

右均輸平準

漢二年築甬道屬河取敖倉粟

漢書高
帝紀

蕭何留收巴蜀使給軍食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漢書蕭
何傳

漢興高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婁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
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敬說是也

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鏗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

其勞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此積漕省卒而卒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也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阪下

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阪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

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

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又以爲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入令少府以爲稍入

時越人徙者以田予之其租稅入少府其入未多故謂之稍

其後又有人上書

欲通褒斜道

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南入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

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言抵蜀從故

道多阪迴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卽位歲數豐穰耿壽昌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

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多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

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一萬萬餘

億也

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

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使以上通考國用考通典

右轉漕

漢興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乃令得賣子就食蜀漢漢書高祖志

漢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漢書高祖紀

文帝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蓄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漢書文帝紀

後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漢書文帝紀

景帝元年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穀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漢書景帝紀

中二年夏旱禁酤酒漢書景帝紀

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漢書景帝紀

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正義曰造至也禁天下費米史記景
穀恐食不至歲造七判反帝紀

後三年詔曰間歲不登意為未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食物吏發民若

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漢書景帝紀

武帝即位河內失火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

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皇上賢而釋之

漢書汲黯傳

元狩三年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漢書武帝紀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

不能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

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漢書食貨志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

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戾者具舉以聞

漢書武帝紀

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

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

漢書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漢書昭帝紀

宣帝本始三年大旱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賦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漢書宣帝紀

四年正月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漢書宣帝紀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

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令諸宮館

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漢書元帝紀

二年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公卿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漢書元帝紀

三年夏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漢書元帝紀

五年詔曰迺者關東連遭災害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毋之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漢書元帝紀

永光二年詔曰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饑饉亡以相救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漢書元帝紀

成帝永始二年詔曰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

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二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

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漢書成帝紀

哀帝卽位詔曰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

錢八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漢書哀帝紀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爲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請吏以石斛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漢書平帝紀

右荒政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漢書文帝紀

文帝出帛十餘萬匹以振貧民

漢書賈山傳

後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振民

漢書文帝紀

武帝元狩三年有水災郡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漢書武帝紀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尙不

能相救迺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

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

漢書食貨志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漢書武帝紀

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

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

漢書食貨志

河內傷水旱汲黯矯制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漢書汲黯傳

昭帝始元元年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

漢書昭帝紀

元鳳三年詔曰迺者民被水災朕虛倉廩使使者以振困乏

漢書昭帝紀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令樂府減樂人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

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漢書宣帝紀

地節三年詔曰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

漢書宣帝紀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臨遣光祿

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又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

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六月以民疾疫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關東郡國十一

大水飢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漢書元帝紀

二年詔以水衡禁園宜春下苑少府依飛外池嚴禁池田假與貧民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

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

漢書元帝紀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

漢書元帝紀

成帝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

其爲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椁槨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宅郡國在所冗食之謹

遇以文理無令失職

漢書成帝紀

鴻嘉四年渤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

漢書成帝紀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人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

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

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漢書成帝紀

哀帝卽位河南潁川郡水災賜死者錢三千

漢書哀帝紀

漢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人未備者皆赦之

十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右除田租始於漢文後或因行幸所過除田租或各處災傷除田租非遍及天下不錄詳田賦考
武帝元朔元年諸逋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收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振貸種食勿收責

按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田賦一也逋債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聞有所蠲貸
邪蓋三代之所以取民田賦而已貢助徹之法雖不離乎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爲之權衡未嘗
立爲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兗州之
地蓋十有三載而後可同於他州又有雜出於數等之間如下上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未
嘗立爲定法孟子以爲治地莫不善於貢亦病其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然則數歲之外亦未嘗不
變易非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於賦額者遂升合不可懸欠也蓋其所謂田賦者既隨時斟酌
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於逋懸既無逋懸則何有於蠲貸而當時之民亦秉義以
事上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農則又不至如後世
徇私忘公而徼幸其我蠲至於田賦之外則未嘗他取於民雖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
之制然未聞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
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斂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
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之

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赦亦必有所蠲以爲常典蓋征斂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密而桀黠頑犢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爲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

宣帝元康元年詔所振貸勿收

神爵元年詔所振貸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鴻嘉元年詔通貸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貸勿收

成帝河平四年詔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

以上通考國用考

右振貸

宣帝卽位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奏壽昌未足任上不聽事果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漢書食貨志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

十萬斛耳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

漢書趙充國傳

元帝卽位天下大水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及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罷之

漢書食貨志通典通考同

右常平倉

晁錯說文帝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者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

漢書食貨志

武帝通西南夷道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漢書食貨志

右募民入粟

前漢十七

禮

封禪 親郊 山川 祖宗 配侑

孝文十五年用新垣平言既郊見渭陽五帝於是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

明年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漢書郊祀志

武帝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

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

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

漢書郊祀志

元狩元年上半年幸雍祠五時獲白麟奇木博謀羣臣終軍對曰宜因昭時令曰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

淮發嘉號於營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

漢書終軍傳

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

師古曰使往者姓名也

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述者

風聲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一君罔若淑而不昌

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
爰周邛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
後耳故軌迹夷易遵也湛恩厯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保
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
尊名大漢之德漢涌原泉沕瀟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
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陘游原迴闊泳沫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罔憚聞首面內然後圍騶虞之
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
接靈囿賓於閒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
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慝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
義征不誅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
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孚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羣臣慝焉或謂旦二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
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
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歎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發曜

日月之未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載將襲舊六爲七摠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眈眈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囿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元耀炳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絜絜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論以封巒披執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於太山至梁甫禪肅然

漢書司馬相如傳

李少君以祠竈邠老方見上言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

儻之常山王有罪譽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績先王祀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

漢書郊祀志

元鼎四年上始巡幸郡縣寔尋於泰山矣夏六月上得寶鼎公孫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侯問

於鬼臿區鬼臿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

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

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

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

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

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

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臿區

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

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上

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頰號

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漢書郊

帝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兒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緒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祚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

焉漢書兒寬傳

元封元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願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禪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

用三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率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陟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籍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封元年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十里云其秋有星孛

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漢書郊祀志

武帝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駮庶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崇嵩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田租通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疋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

泉漢書武帝紀

元封五年行南巡狩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漢書武帝紀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禮高里漢書武帝紀

三年修封泰山禮石闕漢書武帝紀

天漢三年行幸泰山修封漢書武帝紀

太始四年行幸泰山修封禮石闕漢書武帝紀

征和四年上幸泰山修封禮石闕

漢書武帝紀

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

漢書郊祀志

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

漢書霍去病傳

封禪議對十九篇

漢書藝文志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漢書藝文志

以上通考同

按秦始皇漢武帝之封禪也皆黜當時諸儒之議而自定其禮儀考史氏所載則秦之諸儒進蒲車掃地之說漢之諸儒有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之說以此拂二帝之意而不見錄然封禪非古禮也竊詳諸儒之意蓋欲以古帝王巡狩望祀之禮而緣飾之然古帝王之事則省方問俗賞善罰惡凡以爲民其意出於公也秦漢二主之事則誇誦功德希求福壽凡以爲己其意出於私也迹其舉措正自冰炭則又安能考詩書之說行簡質之禮乎固宜其見黜也

通考郊社考

右封禪

孝文親郊二

幸雍始郊見五帝

十五年四月

郊祀五帝于渭陽

十六年四月

孝景親郊一

幸雍郊五時

中六年十月

孝武親郊十一

幸雍祠五時八

元光二年十月元狩元年十月二年十月元鼎四年十月五年十月元封二年十月四年十月太始四年十二月

幸甘泉

泉郊泰時三

元封五年四月天漢元年正月後元元年正月

孝宣親郊六 幸雍祠五時一五鳳二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五神爵元年正月五鳳元年正月甘露元年正月三年正月黃龍元年正月

孝元親郊八 幸雍祠五時三初元五年三月永光四年三月建昭元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五初元二年正月初元四年正月永光元年正月

永光五年正月建昭二年正月

孝成親郊九 幸雍祠五時四永始二年十一月元延元年三月三年三月綏和二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四永始四年正月元延二年正月

四年正月綏和二年正月 郊祀長安南北郊一建始二年正月南郊三月北郊

孝平親郊一 郊祀高祖以配天元始四年以上並漢書本紀

漢王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

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

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

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漢書郊祀志

孝文帝十四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

駕被具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儀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

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漢書郊祀志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漢書郊祀志

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上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

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地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漢書郊祀志

武帝時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曰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祀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麇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

漢書郊祀志

元鼎中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明年上遂郊雍至隴西

登空祠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於亳忌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其下四方地爲膾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視宰則衣紫及纁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吻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壹郊見

漢書郊祀志

宣帝元康四年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

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

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廣作詩歌

漢書郊祀志

通典通考同

西漢郊祀之地凡三處

雍五時

其四時秦所建北時高祖所建領之祠官歲時致祭文帝十五年方親郊是後凡三歲一郊

涓陽五帝廟

文帝用新垣平之說建十六年上親郊繼而平誅遂領之祠官不親祭

甘泉泰一祠

武帝用方士謬忌公孫卿之說建三歲一郊與雍五時更祠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禘於羣神湯伐夏之初用元牡告於上帝神后武王伐殷之初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煙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爲秦雜戎翟之俗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皞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闕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

白漢人既以祭時爲郊天太史公習見當時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其實非也繼而諸時並興或由夢蛇而爲鄜時或因獲石闕雉而爲陳寶或由雨金而爲畦時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蓋少皞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時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神之爲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爲立時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考復指四時以爲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時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

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冗泛是以姑諉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謬忌之說而建太一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爲帝以祀神爲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

秦及漢初以郊祀事天之禮奉

五帝至武帝時方士謬忌言泰一貴於五帝者也遂復以郊禮事泰一而五帝壇環居其下然終不聞舉祀天之禮至鄒康成遂創爲六天之說以爲泰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蓋異名而同體也然其說終難通蓋方士之說至爲誕謾然猶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泰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創六天之說何哉竊意泰一五帝之在天猶五嶽四瀆之在地也謂嶽瀆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澤祠后土之禮事嶽瀆亦不可蓋秦襄所祠少皞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可謂已祭嶽瀆而遂廢后土方澤之祠尤不可

其子孫遂并青黃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立黑帝祠而以爲事天之事舉矣蓋其祠本不經而諸時之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有重祠敬祭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見論是正賈生賈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神之間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時祠禮之豐殺每與方士之際遇相爲盛衰

渭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祭泰一諸祠之郊拜也以謬忌忌亡而祠官領泰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泰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

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繆哉

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皇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

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祀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註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蓋漢時泰一五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時三歲一親祠

未嘗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時所建方有高帝並祀每修封則祀之終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後無幸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並祠者秦一五帝不過天神之貴者則至成帝時匡衡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非配天也

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旣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并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帝配善矣然後以高后配地祇而其祭則臆說不經爲甚蓋莽將篡漢故爲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權竊位之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畤時作南郊曰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向以爲不當革上卒無繼嗣哀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爲之子孫者欲矯而正之則所舉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祇以掇禍如諸時之神雖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七世百五十餘年則其靈響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絕也

漢之中衰諸儒對向谷永固嘗預言之向以人事永以天運然則固非廢

淫祠之逮世祖中興建武郊天卽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跡甘泉諸時未嘗領之祠官

加以尊奉而亦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絕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道家者流其所言者鍊養之事符籙之術耳然必以天帝諸神爲宗陳后山作白鶴觀記言漢兩

劉校中書爲七略其叙方伎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

於禮官而今之爲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晦菴亦言道家祀昊

天上帝爲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列

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他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然觀太史公封禪書首叙帝舜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祠五嶽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

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齊方士怪誕矯誣之說其爲一書班孟堅遂取以作

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大典視爲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祀

諸祠其說多出於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刪之也然少君欒太公孫卿粵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

諸說本無關於祠記者如使物却老闔棊及入海亦叢雜附見於封禪郊祀之書何耶如此則與

道家之經典何異遷固儒者而著書指意如此固無怪黃冠師得以黃緣附會其說而啟後山晦

菴之嘆也要之郊祀志只當叙說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諸方士之言當別立方伎傳述之乃爲

允當 道家以符籙役鬼之說附會於天地百神則遼固封禪郊祀之書實啟之以昊天上帝並

列於所謂上九位天尊者則鄭康成六天之說實啟之以上通考郊社考

右親郊

孝武祠后土五

幸河東祠后土

元封四年三月六日大初元年十一月二年三月天漢元年三月本紀下同

孝宣祠后土二

幸河東祠后土

神爵元年三月五鳳三年二月

孝元祠后土三

郊祀志云五奉后土之祠今紀之所書止存其三

幸河東祠后土

初元四年三月永光五年三月建昭二年三月

孝成祠后土五

祀后土長安北郊一

建始二年三月

幸河東祠后土四

永始四年三月元延二年三月四年三月綏和二年三月

武帝元鼎四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

議天地牲角藟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

衣上黃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靡上

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漢書郊祀志

成帝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

紀作三年

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

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哀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

五年王莽言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

漢書郊祀志

莽又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

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又有尊稱宜今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

廣時奏可

漢書郊祀志

元延二年三月將祭后土上迺率羣臣橫大河澆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揚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

東賦以勸

漢書揚雄傳

通典通考同

漢舊儀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名泰一旦丘

成帝初卽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等奏請罷雍時甘泉汾陰后土祠於長安立南北郊從之

哀帝卽位寢疾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

平帝時王莽奏罷甘泉泰時復長安南北郊又奏以天地合祭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

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夏日至使有司奉祭北郊以高后配

以上並通考郊社考

右親祠后土

孝文十六年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

漢書郊祀志

孝武元鼎五年立泰一祠於甘泉亦以高祖配

漢書郊祀志

孝平元始四年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漢書平帝紀

太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

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其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綬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二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鄧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墜古地字也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二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其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其牢牲用藟粟牛角如藟及粟者牛之小也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畷以事天地絲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瘞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

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復奏奏前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

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時二歲一辨皇帝自行羣臣從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一副四周緣之祭天用玉几玉飾器凡器七千百物飾具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皇帝祭天居靈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二百人皆八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去壇三里望對壇竹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皇帝以來所祭天之園丘也皇帝祭天地宗廟駕四馬羽蓋華宴出則乘馬遠行在左纛黃屋乘六馬纛左排馬頭上鬣也西京之事班史於祭祀儀文所述簡略衛敬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其祠多率而敘

述亦無甚倫序如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所注可見而二歲郊見於雍時甘泉則未嘗有配天之祀也今此謂高帝配天而

又言居堂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以上通考郊社考

右祖宗配侑

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漢書

郊祀志

孝文十四年詔河湫漢水玉各加二漢書郊祀志

十五年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漢書文帝紀

孝武建元元年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漢書武帝紀

元封元年上登封泰山用事八神八神者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

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

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果六日月主

祠萊山皆在齊北並渤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

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漢書郊祀志

孝宣神爵元年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

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太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瀟山於瀟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河於臨晉江於江都淮於平氏濟於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之罍山於懸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

漢書郊祀志

漢孝文十二年五穀不登詔增修山川羣祀詔曰比年五穀不登欲增諸神祀按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今恐山川百神因典禮者尙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武帝因巡狩禮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行遇親祠者乃用駒通典吉禮典

漢高祖初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又令河巫祠河於臨晉

武帝元狩元年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嬰師古曰嬰與違同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

歐陽氏集古錄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尙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祠太宗承

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

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寢用丘墟

建武之元事居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

延熹元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

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遷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則今之集錄不爲無益矣

按古者天子祭四望五嶽四瀆其大者也然王畿不過千里千里之外則皆諸侯之國所謂嶽者豈必在畿內而後祭之如舜都蒲坂而一歲巡五嶽俱有望秩之禮是也始皇雖併六國而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皆因其游觀所至處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秦中山川也至漢則名山大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必俟齊淮南常山之國廢及濟北王獻地而後舉五嶽之祭俱非古義也

元封元年三月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三間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

通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嵩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

五年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濤之天柱山濤音潛廬江縣也天柱山在馮武帝以天柱山爲南嶽號曰南嶽浮江自潯陽

以上通考郊社考

右山川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二十六

前漢十八

禮 總天神 高禘 籍田親蠶 社稷 明堂 宗廟 原廟

郡國廟 廟祭 衣冠出游 禘祫 禱旱 雜祭祀 幣玉 牲牢

受釐 巫祝 尊寶鼎 詔訖

高帝初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

星左角曰天田則農 常以歲時祠以牛 漢書郊祀志

孝武作泰一祠壇祭日以牛祭日以羊龜特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漢書郊祀志

元封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漢書郊祀志

孝宣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瑯邪蚩尤於

壽良漢書郊祀志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已奏復長安南北郊又言書曰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

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

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

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諱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

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

禮 約雅堂藏板

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
 光大司徒宮義和散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
 時而稱隆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隆祇稱皇隆后祇兆曰廣時易曰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
 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隆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時及靈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
 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
 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
 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

漢書郊祀志

漢興八年高帝命郡國縣邑立靈星祠時或言周鼎而邑立后稷之祀至今血食以其有播種之功也於是高帝命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

祠一云靈星龍左角為天田主穀農祥晨見而祭常以歲時祠以牛古時歲再祭靈星春秋用少牢壬辰位祠之為

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童男十六人即古之舞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次耘耨臨耨耜刈

春籞之形象成功也通典禮典

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始郊太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以郊泰時質明出行竹宮東向揖日其夕

西向揖月即為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遂朝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羣公無四朝之事通典禮典

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禮六宗平帝元始中王莽孔光等奏曰祀典功施於人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

遶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是日月雷風山澤易卦
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岳瀆皆六宗之屬

通典禮典

成帝時匡衡奏罷雍舊祠二百三所惟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

通考郊社考

右總天神

武帝年二十九邇得太子甚喜爲立禱使東方朔枚舉作禱祝

漢書武帝五子傳

漢武帝始立高禘祠於城南祭以特牲

晉束皙云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高禘之祠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以爲主而祀之以太牢也

通考郊社考

右高禘

高祖十年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

漢書儀云十二月歲事臘以亥日祠告太牢

漢書郊祀志

孝武太初二年祠門戶比臘

師古曰冬至後臘祭百神

帝紀

嚴延年母欲從延年臘

注云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延年傳

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邇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

言祭宗廟旁祭五祀益同一日自此而始非舊典

通考郊社考

右臘蜡

文帝二年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朝粢盛

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于畝籍者

帝王典籍之篇也

漢書文

帝紀

文帝卽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今敵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

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

耕以勸百姓

漢書食貨志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漢書文帝紀

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

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欲

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漢書景帝紀

武帝制曰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

漢書董仲舒傳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

應劭曰應國縣也

漢書武帝紀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

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藉鉤盾官者近習故往試耕爲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

師古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爲昭帝幼年創有此名

漢書昭帝紀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

漢書昭帝紀

大司農屬官有籍田令丞

漢書百官表

蘭館 漢宮闕疏云上林苑有蘭館蓋蠶繭之所也

漢書元后傳

成帝建始四年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煥

敗其功以章不鄉讀曰宜齊戒避寢以深自責

漢書五行志 通典通考同

漢皇后薨於策郊其儀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于箔以上祀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

苑廡婦人萬氏公主凡一神羣臣妾從彘還獻於廟館皆賜從彘者繇皇后自行藏以通考郊祀考

右籍田親蠶

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漢書郊祀志

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郊祀志云令縣爲公社 帝紀 漢書高

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漢書郊祀志

武帝立子闕爲齊王策曰受茲青社立子旦爲燕王策曰受茲元社立子胥爲廣陵王策曰受茲赤

社褚先生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

之國有秦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

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

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史記三王世家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養

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

甘雨禮記曰維祭宗廟社稷爲越縉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

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秦社稷立漢社 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

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漢書郊祀志 通考

漢舊儀官大社及大稷一歲各再祠太祝令常以二月八月以一太牢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

天下祠社稷社者古司空主平水土其工氏之子句龍氏能平水土植百穀祭於社以報其功稷者司馬官長助后稷耕種祭於稷以報其功祠社稷各官長諸侯丞相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下令長侍

祠

通考郊社考

右社稷

文帝時賈山言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

漢書文帝傳

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舍魯郎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

以責上上因廢明堂事

漢書中公傳

元封元年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臣瓚曰泰山東北隴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乃作明堂耳

漢書武帝紀

太初元年行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響曰天增授皇帝

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

漢書郊祀志

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祀明堂因受計還

漢書武帝紀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

漢書武帝紀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宗祀孝文以配上帝二月王莽奏立明堂

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闔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

國之陽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一月二十六戶法三十六國七十二

編法七十二兩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

總章商曰陽 漢書平

帝紀

五年正月禘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

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義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皆封

爲列侯

漢書平帝紀

漢武帝元封五年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險不蔽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

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圍宮垣爲複道上

有樓從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

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

圖及五年修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六年天子

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致堂胡氏曰明堂辟雍靈臺雜見於孝經字子詩與禮記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

之論所以起歟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爲憲必不如後世之妄作爾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

今之殿也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政之堂然則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

也王者見羣臣覲諸侯頒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

謂齊宣王毀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教使行王政也則何以用之宗祀乎文王已有

廟矣以季秋皇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太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
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卽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
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後世紛紛皆徂於劉歆世室重屋之載
呂不韋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以上通考
郊社考

右明堂

太上皇廟 孝元永光五年毀 建昭五年復 竟寧元年五月毀 孝成河平元年復世世奉祠

並漢書
本紀

高廟 孝惠尊高廟爲太祖廟漢書章
元成傳 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爲帝者太

祖之廟天子宜世世獻制曰可漢書景
帝紀

孝惠廟 元帝永光五年毀 竟寧元年三月復 五月毀並漢書
本紀

孝文廟 四年作顧成廟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
然若顧望而成故曰顧成 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德莫盛於孝文皇

帝宜爲帝者太廟之廟制曰可並漢書
本紀

孝景廟 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帝自作之
諱不言廟故言宮 元帝竟寧元年毀並漢書
本紀

孝武廟 元光三年起龍淵宮 宣帝本始二年詔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天子世世獻並漢書
本紀 哀

帝卽位孔光與羣臣雜議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劉歆議曰孝宣皇帝旣以爲世宗之廟建

立萬世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欲議可漢書元成傳

孝昭廟

悼王考廟 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漢書宣帝紀 元帝永光五年定迭毀禮章元成奏皇考廟親未

盡不宜毀至平帝元始中王莽奏皇考廟本不當立請毀勿修奏可漢書元成傳

孝宣廟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天子世世獻祭漢書平帝紀

孝元廟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漢書平帝紀

孝成廟

恭皇帝廟 哀帝建平二年立恭皇廟于京師漢書哀帝紀 平帝即位廢廢恭皇帝漢書平帝紀

孝哀廟

孝平廟

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漢書章帝紀

孝景元年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

也高廟耐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

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

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

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其德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

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漢書景帝紀

宣帝初卽位卻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蕤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善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其雖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

道及丞相長史董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有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漢書夏侯勝傳

哀帝已追尊定陶其王爲共皇帝郎中令泠爽黃門郎段糲等復奏言宜爲共立皇廟京師上復下

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糲言師丹議獨曰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

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

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

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

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與空去一國太祖不隨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

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建平二年遂立共皇廟于京師平帝旣位王莽白太后廢共皇廟

請造議泠爽段糲等皆徒合浦

漢書師丹傳

漢高帝令諸侯都皆立上皇廟高帝崩孝惠卽位令奉常叔孫通定宗廟儀法

禮典通典

惠帝卽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

五年帝思高祖之志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八皆令爲吹樂後有闕輒補之

文帝四年作顯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願望而成猶

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排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元帝永光四年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右宗廟

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頌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
高帝褻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
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漢書叔孫

通傳
通典同

右原廟

高祖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漢書高祖紀

孝惠卽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漢書惠帝紀

孝景卽位詔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漢書景帝紀

孝武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在遼東

漢書五行志

孝宣本始二年令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漢書宣帝紀

四年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上以宗廟

隨素服避正殿五日

漢書宣帝紀

元帝初元二年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本飾

漢書元帝紀

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

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漢書韋元成傳

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漢書元帝紀

右郡國廟

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

廟時祭於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

案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嘗

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

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

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視宰樂人萬

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漢書韋元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曰古者有春嘗菓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取櫻桃獻宗廟諸菓獻由此興漢書叔孫通傳

高廟耐孝惠廟耐孝文廟耐注云耐三重醴酒也漢書景帝紀

孝景元年令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漢書景帝紀

孝武元鼎五年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漢儀注云八月嘗耐會諸侯廟

中出金助祭謂之耐金黃金也漢書武帝紀

不如法者奪爵漢書武帝紀

宗廟羔菟注云羔菟兔所以供食也漢書霍光傳

孝宣地節四年襄隄侯聖坐耐金斤八兩少四兩免五鳳四年朝侯固城坐耐金少四兩免漢書王子侯表

鄴侯蕭勝坐不齋耐爲隸臣

漢書功臣表
通考同

漢舊儀宗廟八月飲酎用九太牢皇帝侍祠 寢廟月一太牢四上食十二月一太牢餽食與閏月

十三嘗祠正月嘗雊又嘗羔六月嘗黍七月歲事八月嘗酎特牛九月嘗雁十月嘗稻十一月歲事

又嘗鷄凡正祠一歲二十二 原廟一歲十二祠有閏加一祠皆用太牢月游衣冠以廟餽事之日

歲凡十二祠立秋獵雉又嘗麻八月先夕餽殮皆一太牢皇帝會諸侯酎金廟中以上計儀設九賓

陪位他祠無有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文臧

未詳

十二月臘二太牢十二月擊牛飲酌無

飯故先夕餽殮文帝所加以正月日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酒 園廟一歲四祠皆太牢七月歲事十

二月歲事臘以亥日初歲椒酒凡四祠皆太牢凡一歲太祠五十二小祠千一百 八月酎車駕夕

牲牛以繡衣之皇帝暮親牲以鑑遂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爲明水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手

執鸞刀以切牛毛血薦之而卽更衣中侍上熟行禮齋日四法食丈二尺拒接以陳三十六肉六氣

穀飯饗贊一人秩六百石主贊天子太祝令主薦酒太宰令主饌陳太常主導贊丞舉廟中非法八

月諸侯王酎金助祭以九太牢用豚八百枚劍羹三百雞鳧雁魚皆千枚賜中都官吏卒以下廟旁

牛四十頭助供樂用三千四百二十八人祠立九旗於庭下功臣四十人食堂下西階南凡上堂上

後房中婦子祠用禾稷長八尺廣八寸深四寸凡八十一祭御僕媵公祭於廟門外塾上用壺酒四

脛骨藥西廂歌秦海龜龍舞武德文始五行

永光四年御史大夫貢禹奏罷祖宗皇后位座獨祭皇帝而已

通考郊社考

右廟祭

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師古曰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漢書叔孫通傳

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月一游衣冠

漢書韋元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

漢書叔孫通傳

元帝時議者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謂清

靜也

漢書韋元成傳同

右衣冠出游

孝平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

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

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漢書平帝紀

漢元帝永光四年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廟制

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

迭互也親盡則毀

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

師古曰殷大也禘禘也壹二祭之祫合也

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而立四廟言如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

疎之殺示有終也

哀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去除也殺斷也所例反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禴

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其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

新王卽位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

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况祖得人心禮何所遠故無毀棄不禘

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爲墟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墟失禮意矣

漢舊儀宗廟三歲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堂上西北隅帳中皆長一丈廣六尺繡紈厚一尺著之以坐幄卻六寸白銀扣鈿器每大牢中分之右辨上帝左辨上后戶俱俎餘委肉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尸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坐法太常道皇帝入北門羣臣陪位者皆舉手班辭及走逆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儀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奉解酒從帝進謁贊享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卮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享曰奉高祖賜資皇帝起再拜卽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見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卮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卽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引高帝

按西漢書未嘗言禘祫之祀惟漢舊儀載其制頗詳又韋元成傳載諸儒因議毀廟而及禘祫其

說并著於此然則以禱為五年之殷祭以禱為祀天以禱為並祭泰廟韋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特襲其說耳劉歆大禱則終王之說是每王一世方一舉禱禮又與五年之說不合云以上通考

右禱祫

武帝元封二年旱迺禱萬里沙漢書郊祀志

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漢書郊祀志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臣瓚曰即陽助陰也漢書昭帝紀

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漢書董仲舒傳

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祝天地宗廟董仲舒春秋春旱令縣邑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祠

四通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其工祭以生魚八元酒脯棗巫之潔清辨利者為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脯醢再拜雨幸大

澗即奉牲禱復再拜起以甲乙日為大青龍長八丈居中為小龍十各長四丈於東皆東嚮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田畷大齋三日青服而立里社通閭外講取五蠅蟻置社中池

方八尺深一尺具酒脯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豕皆燔之於四方通神字令人關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色里北門具老羝猪一置之里北門外市中亦置豕猪一聞鼓皆燒豕猪尾取人骨埋

之開山泉積薪燔之通橋道之壅塞得雨報以豚酒黍茅席無斷也夏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龜神無舉土功更火浚井暴釜於櫛杵白於術七日為四通壇於邑南門外植赤繒七其神室尤祭之以

赤雄雞七元酒具清酒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為大赤龍一丈七丈居中

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皆南嚮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用赤衣而舞之司室畜夫亦齋

三日服赤衣而立鑿社通閭以滿取五穀奠於社中池方七尺深一尺具酒脯祝齋衣拜祝如初取

三歲雄雞假者番之通祠宇開陰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十日一徒市於邑

南門外五日禁男子無入市家人祀中霽無舉土功聚巫市旁為四通之壇於中植黃纒五其神后
饗祭之母飽五母音模禮謂之高母飽音移周禮曰飽食元酒具清酒脯令各為祝齋三日黃衣

餘皆如春以戊巳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趨相去五尺丈
夫五人齋三日黃服而舞者亦齋三日衣黃而立通社中於閭水溝蟻蟻池方五尺深一尺他如

前秋暴兵匪巫九日無舉火事無煎金器家人祠門為四通壇於邑西門外方九尺植白纒九其神
少晏祭之桐木魚九元酒具清酒脯脯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小龍八各

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趨相去九尺鱗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舞之司馬亦齋三日白衣而立
蟻蟻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各為四通壇於邑

北門外方六尺植黑纒六其神元冥祭以黑桐子六元酒具清酒脯祝齋三日衣祝如春以壬癸
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趨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黑衣

而舞尉亦齋三日黑衣而立蟻蟻池皆如春四時皆以水日為龍必取潔土令吏入夫婦皆偶處
雜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者以龍見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象其類為之通典禮典

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董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獨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
陵女子為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母大小皆相聚

於郭門為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
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干寶曰朱絲繫社社太陰
也朱大色也絲屬離天子

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繫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也朱大色也絲屬離天子

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
也伐鼓於朝退自責也此聖人厭勝之術也

漢舊儀孟夏龍見而始雩壇在城東南引龜山為沂水至壇西南行曰雲水曲中壇上舞雩舊制求
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已塞各如具常祭牢禮四月立夏後旱乃求雨禱求雨到七月畢塞

之秋冬春三時不求雨

按漢世未嘗舉雩祀通典謂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而漢舊儀以為有雩壇且指龜山沂水以言

其所即論語言曾點樊遲所遊之地蓋魯國祀天之所去漢都甚遠非國城南郊之外也然漢人

舉祀事大槩多卽前代舊祀之地如雍五時祀上帝則因秦所建其他如作明堂奉高旁祀后土汾陰之類皆以爲古者嘗於其地祠祭然則豈魯沂水之雩壇舊趾尙存漢曾就其地立壇舉雩

祀邪

以上通考
郊社考

右禱旱

高祖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者秦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

漢書郊祀志

武帝時求神君舍之上林礪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

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

曰先蘇見反古謂之娣如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爲妯娌

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上卽

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殺道邵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

者故深澤侯人主方

如瀛曰侯家人主方藥也

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遊以方徧諸侯無

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

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適言與大

父遊射處老人爲兒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

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

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遇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

神事矣

漢書郊祀志

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

師古曰游水姓也發根名也

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

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彊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大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其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晝法

孟康曰策晝之法也其所

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使者而天子心獨意其事祕世莫知也

漢書郊祀志

是時旣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適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

用漢書郊祀志

帝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入於執期名曰迎年上

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黃犢焉後至泰山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

師古曰延年即上所謂延年者

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其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

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爲解天子猶羈縻不絕幾遇其真請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以歲時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名祠行過

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

漢書郊祀志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齊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大雲山於郎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次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逢山石社石鼓於臨胸之罘山於睡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虜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

漢書郊祀志

成帝建始二年匡衡張譚條奏長安尉官縣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

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潯陽孝武薄忌泰一二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啟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罌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巡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

漢書郊祀志

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者盡復前世所常興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

萬七千祠

漢書郊祀志

平帝元始元年禁淫祠

漢書平帝紀

漢高祖初起兵徇沛爲沛公祀蚩尤擊鼓旗

武帝天漢二年禁巫祠道中者

文選曰始漢家於道中祠辨闕咎移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師古曰非也祀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

祠祭耳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

致堂胡氏曰天子祀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偏于羣神羣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止從類於上帝矣林麓邱陵水澤之屬則包舉於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徵福然則凡載於秩者不

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升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於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爲漢賢大夫豈永衡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祕書其所舊習今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置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迹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蓋早谷永之言曰其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永謫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以上通考
郊社考

右雜祭祀

文帝十四年詔廣諸祀壇場珪幣

漢書郊祀志

十四年河湫漢水玉加各一

漢書郊祀志

武帝郊見泰一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

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 漢書郊祀志

天漢三年幸北地祠常山瘞元玉

漢書武帝紀

右幣玉

高祖祠豐粉榆社以羊豢

漢書郊祀志

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漢書郊祀志

十年有司請令縣祠稷以羊豨

漢書郊祀志

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曰冬至祠泰一夏至祀地

祇皆併祠五帝而其一牲

漢書郊祀志

文帝立長門五帝壇祠以五牢

漢書郊祀志

武帝祠泰一日一太牢七日

漢書郊祀志

元鼎四年祠后土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

漢書郊祀志

五年郊泰時泰時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體裏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賸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豨在鹿中

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豨特

漢書郊祀志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執其芬芳不備迺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

云及諸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迺用駒

漢書郊祀志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其牢而食

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其牢牲用麩粟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以事天

墜露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瘞瘞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瘞上南

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

漢書郊祀志

水衡都尉爲宗廟取牲官

漢書藝文志

樂布于賁坐爲太常犧特不如令國除

漢書樂布傳

蕭何之後壽成坐爲太常犧牲瘦兔

漢書功臣表

石德坐廟牲瘦贖論

漢書百官表

右牲牢

文帝受釐坐宣室

應劭曰釐祭餘肉也師古曰釐福也受神之福也漢書賈誼傳

右受釐

太常屬官有太祝令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爲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

漢書百官表

文帝十三年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漢書郊祀志

十四年詔曰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漢書文帝紀

右巫祝

文帝後元年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于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絮意周鼎其

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

更治誅夷平

漢書郊祀志

武帝元鼎四年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指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適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晏温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察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稔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言聞昔秦帝興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禱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遷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及鼎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廟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漢書郊祀志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宏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也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五十斤漢書五帝本紀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平后稷后稷封於釐公劉發迹於豳太王建國於却梁文武興於鄠鎬由此言之則却梁鄠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出于却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旌鸞纛蔽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睢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穀暉未報鼎焉為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雕上非舊藏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眾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

漢書郊祀志

右尊寶鼎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二十七

前漢十九

禮

朝會 諸侯朝觀 上尊號 上壽 冊立皇子 行幸 詔令章奏
冠禮 婚禮 鄉射 賜姓氏 更姓氏地 禁踰侈 以上嘉禮

漢七年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

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挾陛陸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

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職漢書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

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叩首以尊卑次

起上壽鵠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譏諱失禮者於是高祖

曰吾適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漢書叔孫通傳

九年未央宮成高祖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起為太上皇壽史記高祖紀

中朝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漢書劉輔傳

法坐師古曰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漢書梅福傳

東朝東朝廷辨之如清曰東朝太后朝也漢書灌夫傳

文帝時申屠嘉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

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

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
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
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漢書申屠嘉傳

哀帝詔罷樂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
員二人江南鼓員一人淮南鼓員四人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
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
法外安世樂鼓員二十八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
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纓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

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皆可罷

漢書禮樂志

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嘗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而鐘鳴受賀及贊公侯璧

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百官賀正月

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贊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

粗依其制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皆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獨斷曰三公奉
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興三公伏皇帝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
坐乃進禮古語曰御座則起此之謂也

宴享大作樂

白虎通曰有喪不朝吉凶不相于不奪孝子思也大廟火日食后之喪兩霑服失容並廢朝

褚先生曰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當四見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日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

曰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之所得入也梁孝王西朝因留且半載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叛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詔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

右褚先生爲郎時聞於宮殿中老郎更好事者之語然足以見漢諸侯朝見之典云

禮考王

右朝會

高祖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

漢書高帝紀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

漢書高帝紀

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漢書高祖紀

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

史記梁孝王世家

王侯朝賀以倉璧

漢書食貨志

武帝爲皮幣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漢書食貨志

宣帝神爵元年詔軍旅暴露輿輸勞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

漢書宣帝紀

諸侯正月朝觀天子觀以禮樂饗醴乃歸

漢書匡衡傳

哀帝對成帝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

漢書哀帝紀

吳王濞使人爲秋請

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已致請禮漢書吳王濞傳

重侯禱坐不使人爲秋請免

漢書王子侯表

建成侯拾坐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免

漢書王子侯表

右諸侯朝覲

漢五年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感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獻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

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

漢書高帝紀

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
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
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
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入道之極也前者天下大亂兵革並起
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
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漢書高
帝紀

右尊號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
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漢書高
帝紀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

漢書高
帝紀

武帝登封泰山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

漢書郊
祀志

兒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
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爲萬
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端登告岱宗發社闈門以俟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崑
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燦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觴

漢書兒
寬傳

昭平君醉殺主傳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誦論上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責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消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

上壽酒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

漢書東方朔傳

車千秋爲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慰安眾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其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旣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東先治甘泉宮入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儒李禹之屬謀入劔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其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

丞相二千石各就館

漢書車千秋傳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

漢書昭帝紀

右上壽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闕爲齊王巨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詔

漢書武帝紀

初大司馬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子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議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臣巨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

乃以未放成者彊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賈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

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熾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滅戎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程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闕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程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程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程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闕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史記三王世家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
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
圖俾君子息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慝不臧乃凶於而國害於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
敬與王其戒之

史記三
王世家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曰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元社朕承祖考惟稽
古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董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
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董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母肥德
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史記三
王世家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
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
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伺好佚毋適齊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
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史記三
王世家

右冊立皇子

高帝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徧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

陳信迎謁因執之

漢書高
帝紀

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遂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二月自櫟陽徙都長安

漢書

高祖紀

七年夏四月行如雒陽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還過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

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二月行自東垣至

漢書高祖紀

十一年淮安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

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怳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

後吾魂魄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沛父老諸母故人曰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入獄多父兄不

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

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之酒並復豐比沛

漢書

高祖紀

文帝三年上幸甘泉

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

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

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太原十餘日七月上自太原至

漢書文帝紀

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適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適接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漢書周亞夫傳

景帝中六年行幸雍郊五時

漢書景帝紀

武帝元光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漢書武帝紀

宣帝神爵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漢書宣帝紀

元帝初元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漢書元帝紀

成帝永始二年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時

漢書成帝紀

武帝元封元年帝親征匈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是年復東巡海上還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禪肅然

山名在梁父

行所巡至博奉

高蛇邱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八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其泉周萬八千里云

王莽天鳳元年欲行巡狩之禮令大官齋糲乾肉內者行張坐臥所過毋得有所給羣臣奏一歲四巡道路萬里帝春秋尊非糲乾肉之所能堪乃止通考王

右行幸

高帝十一年求賢詔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漢書高帝紀

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漢書王尊傳

景帝下詔擊吳王敢有讖詔及不如詔皆要斬漢書吳王濞傳

宣帝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厲漢書循吏傳

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公卿其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田廣明効奏勝非

議詔書不道下獄漢書夏侯勝傳

哀帝建平二年詔曰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燬除之漢書哀帝紀

文帝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漢書匈奴傳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詔漢書武帝紀

元狩六年四月立三王初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願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臣去

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二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

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

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願定皇子位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家皇子爲列侯不可以垂統千萬世請立臣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云云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熟計之不可臣請立臣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闔等爲諸侯王陛下固辭弗許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受成等二十七人議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某爲某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八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史記三
王世家

御史中丞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

漢書百官表

王嘉曰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

漢書王嘉傳

昌邑王淫亂霍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

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

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

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

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喟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

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云云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

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告

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

漢書霍光傳

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因許伯白去

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

漢書魏相傳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漢書藝文志

右詔令章奏

孝惠四年皇帝冠

漢書惠帝紀

孝昭元鳳四年加元服

漢書昭帝紀

孝宣五鳳元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太夫人八十匹夫人

六十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

漢書宣帝紀

漢改皇帝冠爲加元服惠帝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景子爲吉昭帝冠辭曰陛下擯著先帝之光輝以承皇天之嘉祐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萬福之玉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

孺之幼志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承天無極

通典禮典

右冠禮

宣帝時王吉上疏曰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

漢書王吉傳

傳

五鳳二年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

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漢書宣帝紀

平帝元始三年詔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服虔曰軺立乘小車也併馬儻駕也漢書平帝紀

四年立皇后王氏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故授皇后璽紱登車稱警蹕使時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驎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漢書王后傳

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漢書王后傳

漢惠帝納后納采雁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疋呂氏爲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

漢制皇太子納妃奉常迎時叔孫通定禮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以奉常迎也通典禮典

右婚禮

高帝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百禮弦歌之音不絕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伏射鄉飲之

禮漢書儒林傳序

河間獻王修興雅樂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太樂春秋鄉射作于樂官希闕不講漢書禮志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

漢書韓延壽傳

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博士行飲酒禮

漢書成帝紀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

漢書五行志

武帝時丞相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殲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吾叩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寡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墜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鋤筆挺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外方外嚮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象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有爲盜賊之以攻

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生之典使學者不得君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詘服焉

漢書吾邱壽王之傳

漢石渠議曰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

失其姓

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何也戴

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賓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入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章元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公卿以元成議是

禮典

右鄉射

婁敬勸高祖都關中上曰婁者劉也賜姓劉氏

漢書婁敬傳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漢書王嘉傳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

漢書食貨志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漢書金日磾傳贊

漢興濟北王田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爲氏

漢書元后傳

夏侯嬰曾孫頗尚王主隨外家性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漢書夏侯嬰傳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漢書周陽由傳

京房本姓李推律自以爲京氏漢書京房傳

車千秋本姓田氏爲相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車丞相漢書車千秋傳

灌夫父張孟爲灌嬰舍人得幸薦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漢書灌夫傳

衛青父鄭季與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故青冒姓衛氏漢書衛青傳

周公後褒魯節侯公子竇薨侯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復更爲姬氏漢書恩侯表

右賜姓氏更姓氏附

漢初定與民無禁師古曰國家不設車旗衣服之禁漢書叔博

高祖八年爵非公乘以上母得冠劉氏冠賈人母得衣錦繡綺縠締紵罽毼操兵乘騎馬漢書高帝紀

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爲

吏漢書食貨志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閉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

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綺之裏綰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

會召客者以被牆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絁而富民牆屋被文

繙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豈如今定經制使君君臣臣上下有差而後有所持循矣

漢書賈誼傳

武帝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

臣瓚曰漢帝年紀六月禁踰修七月閉城大搜索踰修者也師古曰踰法度而奢修者也漢書武帝紀

三年秋大搜

漢書武帝紀

元帝時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綉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漢書貢禹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或酒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蓄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漢書武帝紀

哀帝卽位下詔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

二四三九通文典卷之三十一 禮 一 約雅堂藏板

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

論諸名田蓄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

漢書哀帝紀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

漢書平帝紀

右禁踰侈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台編卷二十八

前漢二十

禮封先代後 先代冢墓 齎夷叙位禮 親征 勞軍 田獵
兵祭禮 山陵 寢園 服制 喪葬 恤死事顯

殷後紹嘉侯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孔何齊為殷紹嘉侯千六百七十戶本紀云考求其後莫正孔

吉其封吉為 殷紹嘉侯 後六月本紀作三月進爵為公地方百里

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以上並漢書恩澤侯表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更為宋公漢書平帝紀

周後承休侯

成帝元鼎四年詔封周後孽子嘉為周子南君三千戶

元帝初元五年正月更封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

成帝綏和元年進爵為公地方百里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改為鄭公以上並漢書本紀

周公後褒魯侯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思澤侯表云公子寬以周公世魯頃公元孫之元孫奉周祀侯二千戶十一月侯相

禮

如嗣 漢
書平帝紀

孔子後褒成侯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恩澤侯表云以孔子世褒成烈君霸曾孫

奉孔子祀侯二千戶 漢書平帝紀

樂毅後華成君

高帝十年詔求樂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

漢書高帝紀

成帝時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

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

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

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

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

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

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

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已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跡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爲殷紹嘉公

漢書梅福傳

右封先代後

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

漢書高帝紀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注云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

漢舊儀五年修復周家舊祀祀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以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穀報功

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

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春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

仙之帝食惡逆之物梟食母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皆用馬漢使東郡送梟食以二月初五日作羹以賜百官所謂解祠者謂解罪求福也

右先代冢墓

孝宣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士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容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遠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鼠鼠伏闕于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於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令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宏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而不名

漢書宣帝紀及蕭望之傳

右蠻夷叙位

漢五年十二月圍羽垓下

漢書高帝紀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

漢書高帝紀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

漢書高帝紀

七年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邱臣王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爲

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其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仕三遂至平城

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使樊噲留定代地

漢書高帝紀

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

漢書高帝紀

十年代相國陳豨反自上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鄆水吾知其亡能爲矣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募豨將多降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

降卒罵者斬之

漢書高帝紀

十一年七月淮南王布反召諸侯兵自上將以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於會稽

漢書高帝紀

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謹言焉

漢書武帝紀

右親征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將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聞軍中將軍之

今不關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卿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

者久之

漢書周亞夫傳

右勞軍

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道曰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曰日射獵擊兔伐狐臣竊悼之願少衰射獵

漢書賈山傳

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

漢書賈誼傳

武帝召見司馬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爲辭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因以風諫

漢書司馬相如傳

武帝建元三年南嶽長楊

漢書東方朔傳

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墊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軍之清塵興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蓬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木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況乎涉豐草騁印虛前有獸利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益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漢書相如傳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徽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漢書食貨志

元帝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

天下幸甚上卽日還

漢書薛廣德傳

永光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

漢書元帝紀

成帝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蒼陽宮賜從官

漢書成帝紀

其十二月羽獵楊雄從以爲昔在武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

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興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鄠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瀕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安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備侍禁禦所管高秦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目泉臺故聊因枝獵賦以風

漢書楊雄傳上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明入南山山西自褒斜東至宏農南毆漢中張羅網罟罕捕熊羆豪猪虎豹豺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以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漢書楊雄傳下
通考同

右田獵

高祖立爲沛公嗣黃帝祭蚩尤於沛廷

黃帝戰於阪泉定天下蚩尤賊人之貪者好五兵故祠祭之

而擊鼓

漢書高帝紀

武帝爲伐南越告禱於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星爲泰一鐘旗

李奇曰牡荆作幡柄也如

涪曰牡荆荆之無子者皆聚齊之道晉灼曰牡節間不相當也月暈刻之爲泰一鐘旗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爲太一鐘旗師古曰李奇二說是也

武帝墳高二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栢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以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

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困也便房藏中便坐也

通典禮典

右山陵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

漢書百官表

寢郎

漢書馮參傳

園郎

漢書班穉傳

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

漢書金敞傳

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

漢書韋元成傳

丞相以四時行園

漢書張馮傳

人有盜孝文園瘞錢丞相嚴青翟自殺

漢書張湯傳

任宮坐爲大常人盜茂陵園中物免

漢書百官表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廟便殿火董仲舒曰良公三年桓釐宮災四年

亳社火天皆焚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廟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

災同

漢書五行志

右瘞園

孝文遺詔曰朕既不德何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甯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嘗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今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軍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纈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

紀

漢書文帝

孝宣地節四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錄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錄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漢書宣帝紀
通考同

右服制

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丁未發喪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

已下棺也

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

上皇廟

漢書高帝紀

惠帝即位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土

者將軍四十金

服虔曰斥土壙土也

漢書惠帝紀

文帝至霸陵意悽愴悲懷願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貯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忘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漢書

張釋之傳

漢舊制皇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中央七日大斂棺槨以稻糲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垆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垆中下祠之出主置篋蓋上立之牖中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棺則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高皇帝崩含以珠纒以纒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纒腰以下玉爲札長廣二寸半爲押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纒請諸衣衾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不制裁一石新繒帛也

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謚

也

通考王禮考

右喪葬

漢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漢書高帝紀

八年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

漢書高帝紀

右恤死事

樂

樂制

樂歌

樂舞

角抵

雜樂

蠻夷樂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鑿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箎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既成也又有房中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漢書禮樂志

武帝策董仲舒曰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云云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

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雅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漢書董仲舒傳

太常屬官有大樂令丞

漢書百官表

宮商角徵羽職在太樂

漢書律歷志

漢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歷

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益掌音律也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

上使韋元成等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之變於六十四也

通典樂典

右樂制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憊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泰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元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馬神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

貢兮天馬下霜赤汗兮沫流緒聘容與兮蹕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後代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

次作以爲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
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
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當族史記樂書

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

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

絃於是塞南越禱祠秦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候瑟自此起漢書郊祀志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即古之采詩也良帝罷樂府非鄭衛之音者條奏孔光何武

人詢路采取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奏不可罷者夜誦員五人亦在其中也師古曰采詩依古適

者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此非雅聲也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

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延年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女弟得幸

方輿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月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

七十八俱歌昏祠至明

漢郊祀之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四十句 帝臨二二十一 青陽三十二 朱明四十二 西顛五十一

元寘六十二 惟泰元七二十四句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鷲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 天地八二十六句 丞相匡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

若舊 日出入九十三 天馬十太一況一章十二句元符三年馬生渥注水中作 天馬錄二十
典 四句太初四年誅宛王獲馬作 又有二章曰太一曰蒲梢各七
言四句見樂書 天門十一三十 景星十二二十六句元鼎五 齊房十三八句元封二年芝
非此十九章內 年得鼎汾陰作 生甘泉齊房作

三十一 卷二十八 樂 約雅堂藏板

后皇十四句

華燈燿十五句

三十一句

五神十六句

二十二句

朝隴百十七句

二十句元符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十

八

十一句大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十九句

二十句

陳氏樂書曰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調又不叶鍾律內之掖庭才人外之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之朝廷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識其鏗鏘而不論其意欲以風動淑庶豈不難哉又如馬象赤蛟之類皆歌之宗廟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作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其論不亦正乎哀帝雖有放罷鄼衛之詔減樂府之員然不能據經倣古制爲雅樂亦亡益焉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大孝備矣八句

七始華始十句

我定歷數八句

王侯秉德七句

海內有姦八句

大海蕩八句

安其所八句

豐草萋八句

雷震震十句

都荔遂芳十句

桂華八句

美芳八句

嘉薦芳

矣八句

皇皇鴻明六句

浚則師德四句

孔容之常八句

承帝明德八句

右樂歌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

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見二百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泰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肆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于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娥姜原葛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明著于當世遺譽垂于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

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暉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宏董仲舒等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太樂春秋鄉射作于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庶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暉等守習孤學大指歸于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于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八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召台同有

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一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律
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字工員三人一人可
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絃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
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
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
纓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字員五人楚鼓員六
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二人詔隨秦
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鈿四會員十二人齊四
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
給大官捫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
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清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
湛沔自若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謂發憤而增數也

漢書禮
樂志

公莫舞 卽巾舞也相傳云頂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帝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
公莫害漢王也後之用巾蓋象項伯衣袖之遺制

巴渝舞 漢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且率賓人以從帝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鬪既定秦中以功封閬中侯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

武帝時用事甘泉園丘用女舞童三百

以上通考樂考

右樂舞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抵戲

文頌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伎樂也師古曰抵當也

漢書武帝紀

六年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

漢書武帝紀

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廬海中碣

徒浪反

極漫衍魚龍角抵

之戲以觀視之

贊晉灼曰都廬國名也李奇曰都廬輕體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巴俞之人所謂賈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

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衍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于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入丈出水放戲于庭炫耀曰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卽爲此色也

漢書西域傳

元帝初元五年罷角抵戲

漢書元帝紀

右角抵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

漢書元帝紀

漢短簫鏡歌亦曰鼓吹曲多叙戰陣之事凡二十二曲朱鷺

鷺惟白色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爲詩

思悲翁

艾如張

溫子昇曰薛云誰在閨門外羅家諸少年張機蓬艾側結網槿籬邊若能飛自他豈為繒所纏黃雀倘為戒朱絲猶可延此又如張之事也顧李賀詩有艾葉綠花誰剪刻中藏禍機不可測則以剪艾葉為蔽張之具也

上之回

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遊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闕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蓋誇時事也

擁離

戰城南

古辭云戰城南死郭

北野死而不葬鳥可食此言野死不得葬為鳥鳥所食願為忠臣義士朝出戰而暮不得歸後來作者體此意

巫山高

古辭巫山高高以江淮深無梁以波臨水遊大畧言江淮深無梁以波臨水

遠望思歸而已後之作者皆涉陽臺雲雨之說非舊意也

上陵

漢章帝元和二年帝自作詩四篇一曰思齊姚皇二曰六懸麟三曰渴麟雍四曰涉妃與鹿鳴承元氣一典為宗廟食舉又以

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為上陵食舉據此所言自是八曲之一名或作於武帝之前亦不可知蓋因上陵而為之也

將進酒

有所思亦曰嗟佳人

漢大樂食舉十

三曲第七曰有所思亦以此樂侑食

芳樹

上邪

君馬黃

古詞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心傷但取第一句以命題其

主意不在馬也

雉子班

聖人出

臨高臺

遠如期亦曰遠期

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造四曰候安五日來歸六曰

遠期七日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十二曰水元氣十三曰海淡淡魏時以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為不通利故省之

石留

務成

元雲

黃爵行

釣竿篇

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父其妻思之而為釣竿歌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以為樂曲

通考

右雜樂

周禮棘師掌教棘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

舞之以東夷之樂

大饗亦如之

疏凡舞夷樂皆門外為之

旄人掌教舞散

樂舞夷樂

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疏散樂以其不官之員內謂之為散黃門倡者漢倡優之人亦非官樂也

凡四方之

以舞仕者屬焉

疏即野人能舞者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四夷之樂東方曰旄南方曰柷西方曰

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

祭祀則斂而歌之燕亦如之

疏之以管籥為之聲

通典

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才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曰南南任

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昧昧日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子舞助時藏也又曰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

陳氏樂書曰詩者民之情性歌者民之歡心是歌始於詩而樂又始於歌凡此內自中國外暨四夷其風聲氣俗雖因水土不同至於所以爲情性爲歡心未始少異也古人之於禽類一載好其音猶且取之況夷歌乎故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斂而歌之燕亦如之蓋四夷之民異音而同歌先王祭祀燕饗必用之者以其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服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供饗燕君子之所樂故也傳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此之謂乎然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也樂者遠近所同禮者異制而已故制其樂不制其禮悉其不能從中國禮故也豈非五方之民皆有性不可推移邪臣觀契丹視他夷狄最爲強桀然所用聲曲皆竊取中國之伎但不能和闌婉諧彈絲擷管趨於成音而已恥其本俗所翫禁止不傳而中國第其蕃歌與舞其制小橫笛一拍鼓一拍板一歌者一二人和人其聲嘍離促迫舞者假面爲胡人衣服皆效之軍中多尚此伎太宗雍熙中惡其亂華樂也詔天下禁止焉可謂甚盛之舉矣然今天下部落效爲此伎者甚衆非特無知之民爲之往往士大夫之家亦喜爲之誠推太宗禁止之制凡朝廷作夷樂特施於國門之外以樂蕃使可也苟用之燕饗非所以示天下移風俗之

意也

以上並通
考樂考

右禮夷樂

前漢二十一

車服

帝后太子冠服
帝后太子車旂

祭服

百官冠服

臣庶衣服

璽

羣臣璽綬印

符節

關傳

高祖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八年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

冠劉氏冠

按後漢輿服志云劉氏冠楚冠制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此
冠高祖所造故以為祭服尊敬之謂也
漢書高帝紀

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

天子衣服之制也
於施行詔書第八

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

服相國臣何等議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

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

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

漢書魏

文帝身衣弋綈

美書文
帝贊

孝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

漢書東
方朔傳

聖文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

漢書楊
雄傳

昭帝元鳳四年帝加元服

師古曰元首也冠者
首之所著故曰元服

漢書昭
帝紀

皇太后賜御府衣迎宣帝

按少府屬官有府
御令主天子衣服

漢書宣
帝紀

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

李安曰齊國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變為首
服統素為冬服輕綈為夏服
漢書元帝紀

漢承秦敝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

漢舊儀凡齋皆衣元紺繒也衣絳領袞緣綺緃凍革帶鴻紺幘長冠緋青衣幘領袞綺緃白帶求雨
阜緣衣羈婁霜幘衣冬射獵衣流黃仲夏衣黃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僮謂隸妾為之繡衣綵屨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屨緣師古曰偏

也古謂之車馬借其上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人廟則服之宴處而

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蒲紈之裏晉灼曰以偏諸縵著衣也師古曰縵音

繡者織為斧形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

宜合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繒

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頤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宣帝時魏相采易陰

陽及明堂月令奏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第八天

之制於施行詔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

昌蕭何謹與將軍臣陵王陵太子太傅臣通叔孫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

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

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

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一貢禹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

李尋舉夏兒湯舉

按西漢服章之制於史無所考見班固敘傳言漢初定典與民無禁師古注謂漢不設車旗衣服之

制

制

禁公觀賈誼所言可見然魏相奏謂高皇帝書有天子所服第八則服制未嘗無其書相所奏既不詳備而史記無傳焉蓋周之經制歷春秋戰國數百年典禮湮沒不存及七雄僭王國自爲政尤無所究詰秦出自西戎不習禮文之事而其立意大概欲是今而非古尊己而卑人故滅六國之後獲其君之冠則以賜侍人獲其君之車則以爲副車又烏能參考損益以復先王車旌衣服之制漢初用事者椎朴少文不過盡遵秦規而已以上通考王禮考

右帝后太子冠服

文帝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郊祀志按是時雖尙水德以有赤帝子之符故祠衣上赤漢書郊祀志

武帝祠后土祠衣皆上黃漢書郊祀志

秦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漢書郊祀志

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轎簪珥珥耳璫垂珠也釋名云簪達也所以達官於後也一日并并保也所以拘冠使不墜簪以瑋瑁爲擿長一

尺端爲華勝上爲鳳皇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鏃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轎諸簪珥皆同

制其擿有等級焉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

虎赤巖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詩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衛笄也珈并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也

鄭元曰珈之言加也副既并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未聞其南山豐大特按史記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注云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木有牛從木中出後見

於豐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貴人助蠶制大手髻黑瑋瑁又加簪水中

珥長公主加步搖公主大手髮皆簪珥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阜下蠶服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長

公主見會自公主封君皆以上帶綬以采組為纓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為帶鐫飾以白珠上

通考王禮考

右祭服

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漢書高帝紀

景帝中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吏車

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漢書景帝紀

阜衣谷永傳曰陛下擢之阜衣之吏蕭望之曰張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如瀆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阜衣

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漢書武帝紀

柱後惠文漢書張敞傳當以柱後惠文彈台之耳晉灼曰漢注法官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纓裹戴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獬廌一角今冠兩角以獬廌為名耳師古曰纓即今日

方紗也山爾反卷去權反

郎侍中皆鵝冠師古曰以鵝鵝毛羽飾冠司馬相如博師古曰鵝鵝鷺也似山鵝而小鵝背毛黃腹下赤頂綠色其尾毛紅赤光彰鮮明漢書倭幸傳

貂羽黃金附蟬注云侍中之飾漢書燕王旦傳

司隸冠漢書百

仄注冠

李許注云仄注冠曰高山冠齊冠也調者服漢書五行志

皮弁素績

考平王后傳劉敞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爲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字或作積績謂裝積之若今之襪爲也

方山冠

師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綬爲之樂舞人所服漢書五行志

武安侯田恬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

師古曰襜褕直裾襌衣也漢書外戚表

朱博爲刺史敕功曹官屬多衰衣大袷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漢書朱博傳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漢書叔孫通傳

婁敬見高祖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漢書婁敬傳

江充召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武帝許之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纓步搖冠飛翮之纓

漢書江充傳

簡不疑見暴勝之冠進賢冠帶櫛具劍佩環玦衰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調

漢書簡不疑傳

董偃緣幘傳

應劭曰幸人服也韋昭曰幘形如射鞬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緣幘賤人之服也傳者也卽今之臂鞬也漢書東方朔傳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入廟佐祭者服皐絹上下助蠶者纁絹上下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

皆以蠶衣爲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繪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縉

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縵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

黃紅綠賈人紉纁而已

紉布黃色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轡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髓長一尺爲簪珥以上通考

右百官冠服

漢初定與民無禁師古曰國家不設車旗衣服之禁漢書叙傳

高祖八年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希纒屬漢書高帝紀

成帝永始四年詔公卿列侯多蓄奴婢被服綺縠車服過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

勿止漢書成帝紀

成帝微行私奴客皆白衣袒幘帶刀持劍漢書五行志

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漢書漢勝傳

右臣庶衣服

代王至周勃跪上天子璽漢書文帝紀

符璽御史趙堯爲符璽御史百官表云其御史尙符璽者有印綬漢書周昌傳

霍光輔少主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恐有變難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

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漢書霍光傳

霍光奏昌邑王受皇帝信璽行璽天行前就次發璽不封漢書霍光傳

初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卽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

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竊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受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盛怒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背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滅族也舜旣得傳國璽秦之莽大說迺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

漢書元后傳

漢高祖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

漢舊儀璽皆玉螭虎鈕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國用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召大臣以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以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璽以金銀藤組勝侍中緄頁以從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

以上通考王禮考

右璽

諸侯王金璽螭綬

蓋音戾綬也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螭綬文曰璽

相國丞相金印紫綬高帝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

漢書百官表

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

漢書百官表

御史大夫銀印青綬

漢書百官表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

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綬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建平二

二年復黃綬

漢書百官表

武帝太初元年正厯以正月爲歲首數用五

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漢書武帝紀

楊僕懷銀黃垂三組

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懷三印故三組也漢書楊僕傳

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

漢書食貨志上

匈奴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

王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漢書王莽傳

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

漢書嚴助傳

印鞞

謂印之組也漢書陳遵傳通考同

皇后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鈕皇太子黃金印龜紐印文曰章下至二百石皆爲通官印

王禮考

右羣臣璽綬印

天子璽符節

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爲信 漢書高帝紀

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

漢書高帝紀

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前五枚長五寸鑄刻篆書第一

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更反 漢書文帝紀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初漢節純赤以戾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

漢書武帝紀及劉屈氂傳

少府屬官有符節令丞

漢書百官表

襄平侯紀通尙符節

漢書呂后紀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漢書高五王傳

七國敗弓高侯告膠西王卬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王其自圖之

漢書吳王濞傳

武帝曰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漢書嚴助傳

御史中丞劾馮野王持虎符出界歸家遂免

漢書馮野王傳

淮南王盜寫虎符

漢書賈捐之傳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

漢書嚴助傳

伍符漢書馬唐傳伍伍相保之符也

衛太子擅發兵盧賀坐受太子節掠死漢書功臣傳

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漢書劉屈氂傳

霍光奏昌邑王自之符璽取節十八朝暮臨從官持節從漢書霍光傳通考同

右符節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柴或用稍府柴者刻木爲合符也漢書文帝紀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以七國新反備非常漢書景帝紀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漢書宣帝紀以上通考同

甯成詐刻傳出關漢書甯成傳

終軍從濟南甯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襦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

西游終不復傳還棄襦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襦生也

漢書終軍傳

右關傳

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纛爲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衝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衝漢書高帝紀

文帝立初奉天子法駕迎代邸案三輔黃圖云天子出車駕次弟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鈿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尙書

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

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漢書文帝紀

宣帝初立太僕以幹獵車奉迎會孫文穎曰幹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李奇曰輿輿經車也師古曰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漢書宣帝紀

乘輿副車漢書霍光傳

輜車上雖疾驅載輜車卧而護之漢書張良傳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轡旁載於車上太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漢書賈捐之傳

屬車間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前皆為省中漢書揚雄傳

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諸侯武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漢書司馬相如傳

甘泉法從注云從法駕也漢書揚雄傳

翠鳳之駕師古曰天子乘車為鳳形而飾以翠羽也漢書揚雄傳

千乘寔亂萬騎屈橋漢書揚雄傳

乘鏤象六玉蚪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鏤勒有似玉蚪龍子有角曰蚪也

也靡雲旗書龍虎於旒為旗似雲氣前皮軒後道游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漢書司馬相如傳

乘輿乃登夫鳳凰兮翳華芝師古曰鳳凰者車以鳳凰為飾也翳蔽也以華芝為蔽也駟蒼螭兮六素糾四六駕數也螭似龍一名地螭流星旌

以電燭兮威翠蓋而鸞旗屯萬騎于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漢書揚雄傳

張耀日之元旌揚左纛被雲梢梢與同奮電鞭駘雷輜鳴洪鐘建五旗漢書儀云皇帝車駕建五旌蓋

取其負重致遠

漢書揚雄傳

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以應天之旂曳捎星之旂

漢書揚雄傳

舉洪頤植靈旗

洪頤旗名也漢書揚雄傳

建翠華之旗

師古曰以翠羽爲旗上葆也漢書司馬相如傳

羽葆

漢書韓延壽傳

皇太后御小馬車

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殿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

綠車

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漢書金日磾傳

太僕掌輿馬屬官有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

伏儼曰主乘輿路車又主凡小車軫今之小馬曲輿也漢書百官表

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掌置

漢書百官表

高苑制侯丙猜曾孫信坐出入屬車間免

天子出入行陳列屬車間輒至其間漢書功臣表

漢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驂乘祀天於甘泉用之

石林葉氏曰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簿也甲楯之別凡兵衛以甲楯

居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

通稱二字別無義此說爲差近或又以鹵爲鼓簿爲部謂鼓駕成而部伍不知鹵何以謂之鼓又

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爲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晚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修審以簿籍之

簿則既云簿不應更言記以上通考

漢皇后駕輅青羽蓋駕四馬旆九旂通志器服畧

漢皇太子皆安車朱班輪飛輪青蓋金花爪倚虎較伏鹿軾樨文畫轡吉陽笛文輶金塗五末旂九

旂書降龍皇太子爲王賜以乘之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駢三馬名皇孫車○通志器服畧

漢制龍旂九旂七仞以象大火鳥旗七旂五仞以象鶉火熊旗六旂五仞以象參伐龜蛇旂四旂四

仞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諸侯以下之所建也通志器服畧

右帝后太子車旂

旌旗鼓車旌頭先驅師古曰凡此皆天子之制又東方朔傳應劭云旌頭以羽林爲之髮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前漢書燕王旦傳

先驅旌頭劍挺墮師古曰先驅導駕者若今之武侯隊矣漢書梁邱賀傳

先驅光祿大夫張猛漢書薛廣德傳

右先驅旌頭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軍駙馬都尉掌駙馬漢書百官表

夏侯嬰爲太僕轉爲縣令因奉車漢書夏侯嬰傳

霍光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漢書霍光傳

杜延年久典朝政出卽奉駕漢書杜延年傳

散騎騎並乘輿車百官表師古曰騎而散從亡常職也應劭漢官曰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並乘輿車獻可管否漢書百官表

輦郎十二為輦郎漢書劉向傳

右奉車

陳平亡楚來降漢王拜平為都尉使參乘漢書陳平傳

周繇以舍人從高祖常為參乘漢書周繇傳

文帝自代來令宋昌參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

紀文帝

文帝朝東宮趙談驂乘爰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奈

何與刀鋸餘人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漢書袁盎傳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文帝召驂乘徐行問秦之敝具以質言漢書張釋之傳

衛綰為中郎將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不知也上問曰吾

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漢書衛綰傳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

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漢書霍光傳

金曰礪遽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出則驂乘漢書金日磾傳

右驂乘

出稱警入言趨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前董勅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趨止人清道也漢書文三王傳

出稱趨入言警

韓安國傳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趨入言警者互舉之耳漢書韓安國傳

文帝拜張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趨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卽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豈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漢書張釋之傳

右驂趨

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駮承

華五監長丞

按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未央承華駒駮騎馬路軫大廐馬皆萬匹三輔黃圖都廐天子車馬所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漢書百官表

漢初天子不能具驂駟

漢書食貨志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漢書文帝紀

元帝初元元年詔太僕減穀食馬

漢書元帝紀

二年罷黃門乘輿狗馬

漢書元帝紀

五帝詔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

漢書元帝紀

成帝如建一年減乘輿廐馬

漢書成帝紀

右廐馬

漢初將相或乘牛車

漢書食貨志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

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漢書朱買臣傳

吳楚誅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

漢書高五王贊

黃霸爲潁川太守賜車蓋持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漢書黃霸傳

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師古曰坐乘之車也按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

鹿較伏能軾阜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鹿較者車前橫軾爲伏鹿之形也漢書杜延年傳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廣德東歸沛以

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漢書薛廣德傳

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師古曰以蒲裏輪取其安也漢書武帝紀

田千秋爲相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出入宮殿故因號曰車丞相

漢書田千秋傳

武帝聞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召乘

漢書枚乘傳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車服制度

漢書平帝紀

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八百石以上施車轎得銅五末輓有吉陽箇二千石以上右駢三百石以上帛布蓋千石以上皂繪蓋二百石以上白布蓋皆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吏亦蓋杠其餘皆青

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未輸特虎居前左兜右鹿小國特鹿居前麋鹿居左右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待節者重導從賦曹車斧

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百璆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小使車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騎四十人此追捕考校有所執取者所乘諸侯車皆朱

斑輪四幅赤衡輓公卿二千石郊廟明堂祀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其飾如金根車

加施組連璧交結四角金龍銜璧垂五綵析羽旒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樞文畫輻長輿車等駕布施

馬布施馬者純白駱馬也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五吏賦曹督賦功曹皆帶劔三車導從縣令以上

以墨藥灼其身爲武文加導斧車牛車武帝推恩之末諸侯有寡弱者皆乘牛車其後牛車稍通貴者之所乘

諸馬之文王公列侯鏤錫文髦朱纁朱鹿朱文絳扇汗青蔽燕尾卿以下有駢者緹扇汗青蔽尾當

盧文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駢駕云

程氏演繁露曰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具醴駟將相或乘牛車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

亦不能純具一色至將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衣稅無有橫入故貧者或

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緣貧窶無資可具非有禁約也漢章玄成以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

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已有禁矣東晉惟許乘車其或騎者御史彈

則漢法仍在也至其駕車遂改用牛王導駕短轅犢車犢牛犢也王濟之八百里駁駁亦牛也言其色駁而行速日可八百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寶之也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輓下牛以祭項羽知駕車用牛也豈通晉之制皆不得駕馬也邪于是考按上古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乘馬也又曰睨彼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古之耕卻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冉耕字伯牛豈前此未以牛耕邪詩十千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犂也甘誓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詩曰四牡騤騤蕭蕭馬鳴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旣不耕又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於馬旣駕車車重而鈍又未有人知用馬爲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之有此制殆難考也

以上通考
王禮考

右百官車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三十

前漢二十二

運歷 五運 正朔 曆 天文 權量 時令

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

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

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未用之

漢書郊祀志

秦兼天下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尚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

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云云

漢書律曆志

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

漢書高祖紀

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漢書高祖贊

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

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

史記 曆書

文帝時賈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迺草具儀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帝謙

讓未遑也

漢書賈誼傳

文帝十六年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

宜改正朔服色上黃張蒼以為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

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新垣平玉杯詐覺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漢書郊祀志

武帝卽位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趙綰王臧議草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

不好儒術使人按綰臧自殺

漢書郊祀志

元封七年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酒詔寬曰今宜何以爲

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

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於是酒詔以七年爲元年

漢書律曆志

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

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曰五

定官名協音律

漢書武帝紀

班固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畧定朝拜之儀若遇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

至於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太初

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爲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

故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爲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

皇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

工氏以水德開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承出自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

矣

漢書郊祀志贊

右五運

正朔服色州

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顛項厯比於六厯疏闊中最高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厯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與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厯未定廣言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厯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厯上元秦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爲算願募治厯者更造審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厯迺選治厯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厯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厯其法以律起厯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

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閔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厯不藉名曰陰厯所謂陽厯者先朔月生陰厯者朔而後月廼生平曰陽厯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邇詔選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厯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律厯昏明宦者滄子陵渠僂覆太初厯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厯以平爲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厯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厯漢元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乃更厯之過也詔下主厯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厯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厯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厯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厯壽王非漢厯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後候盡六年太初厯第一卽墨徐萬日長安徐禹治太初厯亦第一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厈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十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驩山又亦爲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壽王厯迺太史官殷厈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厈又妄言

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幼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

焉

漢書律歷志

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卽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天部

漢書音義曰謂分二十八宿爲躔度

而巴落下閔運算轉歷然後

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

應劭曰言黃帝造歷得仙名節

會察寒暑致曆開分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敘歷之意也孟康曰合也黃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清濁律聲之清濁也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爲五行也氣二十四氣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瓊曰黃帝聖德與虛合契升龍登仙於天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然蓋尙矣書缺樂弛朕甚

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

徐廣曰益以爲應土德土勝水

今日順夏至黃鐘爲宮林鐘爲徵

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雜

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名焉逢攝提格徐廣曰歲陰在寅左行歲

星在丑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史記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厯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

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于篇漢書律

漢高祖皇帝著紀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漢距上元年十四萬三千二十五歲歲在

大棗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故漢志曰歲在大棗名曰敦牂太歲在午八年十一月乙巳

朔旦冬至楚元三年也故殷厯以爲丙午距元朔七十六歲著紀高帝卽位十二年

惠帝著紀卽位七年

高后著紀卽位八年

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著紀卽位二十三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著紀卽位十六年

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殷厯以爲乙酉距初元七十六歲元

狩元鼎元封各六年漢厯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各四年後二年著

紀卽位五十四年

昭帝始元元鳳各六年元平一年著紀卽位十三年

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各四年黃龍一年著紀卽位二十五年

元帝元初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甲子以爲紀首是歲也十月日食非合辰之會不得爲紀首距建武七十六歲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寧一年著紀卽位十六年

成帝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綏和二年著紀卽位二十六年

哀帝建平四年元壽二年著紀卽位六年

平帝著紀卽位元始五年以宣帝元孫嬰爲嗣謂之孺子孺子著紀新都侯王莽居攝三年王莽盜

襲帝位竊號曰新室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著紀益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滅

王莽卽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以上漢書律歷志

劉歆言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算其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

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孟康曰黃鐘子之律也子數一太極元氣含三爲一是以一數變而爲三也歷十二辰之數

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孟康曰初以子一乘丑三餘則轉因其成數以三乘之其

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蘇氏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

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張晏曰林鐘長六寸韋昭曰黃鐘管九寸十分

之一得
其一分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孟康曰以四十九成陽六爻為乾乾之策數二

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
為周流六虛之象也 夫推歷生律張晏曰推歷十二辰以生律呂也 制器規圖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張晏曰準水平

量知多少 探蹟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師古曰蹟亦深也索亦求也 度長短者不失毫釐孟康曰毫兔毫也十毫為釐師古曰度音

大角 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 權輕重者不失黍稬孟康曰黍音蠡應劭曰十黍為稬十稬為一鉢 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

師古曰黍音來叟反此字讀亦音纍纍之纍通考 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義和掌之通考

右歷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

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乍北乍南過期迺入辰星出四孟

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

十二年春熒惑守心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

孝文後二年正月壬寅天機夕出西南其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八月天狗下梁墜其十一

月戊戌土水合於危其七月火東行行畢陽環畢東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即南迺東行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於張其一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

東方因守斗其十二月水火合於斗是歲彗星出西南七月天狗下

三年填星在婁幾入還居奎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東井行陰又以九月己未入輿鬼戊寅出

中元年填星當在觜觶參去居東井其三年正月丁亥金木合爲觜觶其三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觶旦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日其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旦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其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

後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

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於注張厯太微千紫宮至於天漢

三年四月有星孛於天紀至織女

六年熒惑守輿鬼

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於房

元光中天星盡搖

元鼎五年太白入於天苑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

元封中星孛於河成

太初中星孛於招搖

孝昭始元中彗星出西方天市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後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後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東井後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第一星北東下去後太白入昴後熒惑出東方守太白後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

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炎風亂暴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

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眾星隨而西行乙酉祥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交漢西行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于太微入紫宮始出小旦入大有光入有頃聲如雷三鳴止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其二年七月辛亥夕辰星與翼出皆爲彗其後熒

惑守房之鈞鈞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在角亢其辛酉熒惑入氐中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其丙寅又有客星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

東南指其色白

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四指出闕道間至紫宮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

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三寸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虵行有頃長可

五六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

四年七月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

東北住數日至往疾去遲

四年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尺餘歲星在西北尺所熒惑在西北二尺所皆從

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

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

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

皆不至地滅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舖時天腥晏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

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

二年春熒惑守心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譁如雷一刻而止名曰天狗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厠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

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

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于右執法

並漢書天文志

漢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宮凡一百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

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廣隘

孟康曰伏見早晚謂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通為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恆星不見

虛實若天半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之屬也開歷若三台星相去遠近也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厯闕食

孟康曰合同舍也散五星有變則精散為祿星也犯五寸

以內光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食星月相陵不見者則所食也

章昭曰彗李飛流日月薄食

除舊布新也李氣似彗飛流謂流星也孟康曰飛絕迹而去流光迹相連也日月照光

張晏曰景適背

穴抱珥重蜺

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蟻其形如玉

云雄爲垂雌爲蜺凡氣在日上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曰爲鑄鑄扶傷也 迅雷風祿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讀曰響是以明君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通考象緯考

右天文

張蒼定章程

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

漢書高帝紀

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尺廣六分長十六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寸也尺者隻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寸於尺隻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備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於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方有庇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療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圖而西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圖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

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進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璇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于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錄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及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于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及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

物懸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

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圖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圖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並漢書律厯志通考同

右權量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振貸之

漢書文帝紀

宣帝時魏相表采易陰陽及月令明堂奏之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形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暋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

蕃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地而觀於先聖高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士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既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量錯時爲太子家令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漢書藝文志

元康三年六月詔三輔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漢書宣帝紀

立春行冤獄使者出

漢書張敞傳

元帝初元三年詔百官勉之毋犯四時之禁

漢書元帝紀

永光三年十一月詔曰殛者已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並起更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

師古曰時禁謂

甘延壽陳湯上疏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臺街市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
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
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漢書陳
湯傳

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
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

漢書元
帝紀

成帝陽朔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
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
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漢書成
帝紀

鴻嘉元年二月詔曰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農冤獄

漢書成
帝紀

哀帝即位李尋對曰辰星主四時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于歲首之孟天所以遣告陛下也加
以號令不順四時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
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濕輿恐後有雷電之變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今朝廷
忽于時月之令諸侍中尙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于時者當

知爭之以順時

漢書李
尋傳

梁王立殺人遣廷尉大鴻臚雜問對曰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卽詐僮仆陽病微幸得踰于須臾

師古
曰翼

得踰冬月謹以實對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漢書梁王立傳

孫寶以春月作詆欺免為庶人漢書孫寶傳

王温舒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會春温舒頓足嘆曰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

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 漢書王温舒傳

張敞收繫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晝夜驗治竟致其死敞使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

盡延命乎漢書張敞傳

劉向坐竊偽黃金得踰冬滅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滅死罪 漢書劉向傳

諸葛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乃制詔御史豐前為司隸不順四時專作苛暴其免為庶

人漢書諸葛豐傳

孫寶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成嚴霜之誅漢書孫寶傳

冬月始請讞漢書于定國傳

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漢書嚴延年傳

平當為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内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内侯 漢書平當傳

孔光等請謁者召王嘉詣廷尉詔獄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

下以寬和漢書王嘉傳

右時令